



两座桥的功劳

——开沙岛的今昔谈

◎范宝林

“江中明珠”孤泊江中近百年
潮来汐去蒙泥受沙难发光
荒滩杂草浑浊萧瑟芦苇荡
维生打鱼捞虾摸蟹捉蟛蜞
坐吃困躲船来船往风浪里
岸脚坝埂河边栖息滚箍楼
与世隔绝原始部落贫民窟
翘首几代跨江走向新大陆
“华沙”率先发力使威伸巨臂
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
开心沙滩快乐小岛终热潮

前呼后涌奔走相告最雀跃
开放开发开进开通开开
改田改路改水改滩改改改
铺天盖地除旧布新更空前
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未见闻
“东沙”殿后伟岸高大贯长虹
二桥矗立东西深壑成平畴
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蜂拥至
观光揽胜世外桃源任你玩
垂钓采摘骑行漫步随意来
击鼓坐禅挥拍甩竿尽兴乐

寻梦找幻身入仙境早等候
奔突暂停走进驿站胜归隐
半马跨江你追我赶风流名扬
中外当年踪迹全消遁
若问沧桑巨变根脉在哪里
导航定向与时俱进实干来



弄堂口的快乐时光

◎林炳堂

我的家乡是座百年古镇，老运河穿镇而过，街道沿河而设，氤氲着一股江南水乡的韵味。

早年，街前的老运盐河是街上居民日常生活须臾不离的用水之源。为了方便后街居民用水，街道的北侧留下许多通往后街的巷子，街上人称作弄堂。弄堂有宽有窄，但都很幽深，大小有八九条。它犹如街道的血管联通到家家户户，给居民们带来了方便。

大小不一的弄堂口，是老街上一道道绚丽风景。那里有设摊卖豆腐、蔬菜的，有摆放糖担打糖弹的，有摆摊出借小人书的，更多的是小朋友的玩耍天地。

每天清晨，居民们拎出煤球炉，引火生炉子，弄堂口有串风，弥漫袅袅炊烟。随即，卖菜的乡下人手提肩挑，在弄堂口设摊卖菜。除此，弄堂口还有设摊卖缸爿、油条、油端子的，这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。有时父母亲格外“开恩”，从衣袋里掏出几个“铅角子”，让我们在弄堂口买“缸爿包油条”，奢侈一下。

早市过后，弄堂口渐渐忙碌起来。后街居民有拎着淘箩篮子来老运河淘米洗菜的，有挑着木桶来担水的，还有汰洗衣服的，来来往往，格外热闹。放学后，弄堂口则成了小朋友的天地。他们聚在这里打弹子、跌铜板、掼牌饼、推铁箍……

打弹子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。先在地上挖几个小洞，在不远处画一根横线，横线前放上若干枚小小玻璃球，然后每人手执一枚玻璃球，轮流弹打前方的玻

璃球，目标里将它弹入洞中，谁弹子入洞多即获胜。往往是三盘定胜负，败的淘汰，换新将上来，重新开战。往返多次，获胜盘数多的为胜者。掼牌饼也是如此，将牌饼甩出界多者获胜。小孩们谁也不认输，结果来了一轮又一轮，常常玩到大人喊吃晚饭才停手。

每逢节假日，弄堂口更加热闹了。挑糖担的瞅准这个机会，专来镇上兜生意，他们将糖担放在弄堂口。随着一阵悠扬的竹笛声，小伙伴们很快把糖担围得水泄不通。糖担有多种，一种是敲“烂渣糖”的。担上摆放一块面盆大小的“烂渣糖”，表面涂有一层薄薄的粉末。这糖可用废旧物品换取。孩子们知道糖担来了，于是就在家里翻箱倒柜，寻找破布、旧铁旧铜，然后拿来糖担换取。糖担主根据废品的多少心中默估价值，然后拿起铁刀片对准“烂渣糖”，用锤子“咚咚”敲上两记，便敲出一块“烂渣糖”。孩子们拿到这甜甜的“烂渣糖”，含在嘴里，不亦乐乎。

还有一种“打糖担”更好玩。糖担上有一个盘，盘内有许多洞，洞边用细元钉挡着，只留一个可进入弹子的口，担主根据进洞的难易分别标上不同“奖品”，大多是糖块食品之类的，也有一些文具。盘的边上有一个弹簧拉手，打弹者装上弹子，拉开弹簧，随即松手，弹簧便将弹子射出，顺着轨道进入盘内，因盘稍有倾斜度，弹子自由滚动，掉入哪个洞内就得洞旁标注的“奖品”，但大多是空门。当时，每打一次两三分钱，也

有五分三次的。因有“奖品”刺激，孩子们乐此不疲。

弄堂口的书摊也很吸引人。两条长凳上面安块木板，上面摆放各种小人书，就成一个书摊。书摊上小人书有数百本，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经典小说绘本，更多的是战争故事绘本，如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英雄虎胆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。每看一本只需一分钱，放学后，大家来到书摊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，或坐在小凳上，或靠在墙上，有的干脆席地而坐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后来，我同学的哥哥在弄堂口也摆起书摊，我们看小人书就方便多了。

除此以外，在弄堂里推铁箍也是很有趣的。傍晚时分，弄堂里来往的人少了。几个小伙伴就相约进行推铁箍比赛。推铁箍一般要穿三四条弄堂，谁能坚持到最后为胜者。弄堂宽窄不一，路面高低不平，还要转弯抹角，没有熟练的推技难以坚持到底。我的技术算中等，一般过一两条巷就招架不住，败下阵来。小勇的推技比较高，铁箍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跳跃，如同弹奏美妙音乐。有时，遇到高低的震动，眼看就要倒下，可经他轻轻一拨弄，就能转危为安、化险为夷。出发时有五六人，大多都中途退下，只有他常常走到最后。“铁箍王”非他莫属。

悠悠岁月，时光如水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已步入古稀之年。如今走过那些弄堂口，童年的快乐往事如同一幅幅图画展现在眼前，是那么亲切、那么温馨！

张供销

◎葛瑞源

这个坐落在距离东海岸与长江交汇处不远的村庄很是古老，人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又一辈，处处讲究一个“让”字，图的就是个心胸宽广、心气平和、各自顺意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村里在当时的大队部旁边建起了供销社，乡亲们一致推选为人厚道的张洪礼到供销社做事儿。人们便都称呼张洪礼为“张供销”。

村里建成的这个供销社，成了乡亲们的生活大本营。在这里不但可以买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，也可以买到化肥、农药、种子、锄头、犁杖等生产资料，如果谁家一时钱不凑手，也可以到供销社来赊到一些物品，还可以用家里的鸡蛋等物品到供销社里来以物换物。村里其他大事，张供销也有求必应，比如他到城里进货时，可以代别人到邮局送取信件、到储蓄所里存取款等。

张供销还有一个最大特点，就是无论谁到供销社里买点什么，临走时他都会说一句：“有时间到我们家里吃饭吧！”张供销礼让的满腔热情，从没认为自己是自作多情，乡亲们也没觉得张供销虚情假意。其实，张供销明知乡亲们不会无缘无故到他家吃饭，但每次都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礼让。乡亲们也明知张供销这只不过是一种客套性的礼让，但每次都十分感谢。

后来，张供销张罗着对供销社的门脸进行改造，在正门上方建造了一个房山顶一样的大三角形，用水泥在上部做了一个五角星，涂上红色，并找到村里最有文化的韩三爷用隶书写上“供销社”三个大字。这几年，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，在供销社前面修起了村民文化广场，周围的其他房屋拆迁了不少，却把供销社保留了下来。这天，到了吃饭时间，张供销的小孙女过来找爷爷回家吃饭，见被人称为韩三爷的韩爷爷买完东西后正在和爷爷说话。

张供销还是对韩三爷说：“他三爷，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吧。”韩三爷推辞着：“不去了，谢谢你张供销，你快回家吃饭吧。”

“那你今天不到我家吃饭了？”张供销还是重复了一遍，好像以前韩三爷每天总到他家吃饭似的。“今天就不去了，我下次再去。”韩三爷继续推辞着。“那你不去，我就先回家吃饭了。”张供销继续说。在回家路上，小孙女问：“爷爷，你每次都让人家到咱家吃饭，可人家一次也没到咱家吃过饭啊。”“那也得让让人家不是。”张供销对小孙女说。“爷爷，那人家要来咱家吃饭，咱家也没准备那么多饭啊。”张供销抚摸着小孙女的头，笑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韩三爷来到供销社买酒，在供销社里没见到张供销，便问：“张供销呢？张供销怎么没来呢？”那个年轻人告诉韩三爷，张供销当天早晨过世了。

韩三爷赶到张供销的家里，见张供销家的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，都在念叨着张供销的好。这天，没用谁让，没用谁请，也没用谁留，韩三爷没有走，村里好多好多人也都没有走，在张供销家里吃了顿饭，然后把张供销风风光光地送走了……

